



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黄晓京 彭 强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耀 岚
封面画：朱 岩
插图：季云飞
装帧：盛寄萍



走向未来丛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黄晓京 彭 强 译

彭 强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7.375插页 6 字数106千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7118·153 印数 1—38,000

定价：1.10 元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ALCOTT PARSONS 1958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 著

黄晓京 彭 强 译

彭 强 校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

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译者絮语

马克思·韦伯是现代西方学术史上一位著述甚丰、研究领域很广、影响极大的思想家。然而，也许是由于他的著作文字比较晦涩，难以译转，也许更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封闭禁锢，他的名字，至少是他的思想，迄今还鲜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知。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把他的一部重要论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翻译过来，介绍给我国的读者，以期更多的人能够对这位已经故去的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有比较直接的了解。不过，这里应当申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仅仅是韦伯庞大思想体系中宗教社会学理论部分的代表作之一。读者既不应由此推断韦伯关心的只是西方宗教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韦伯的研

究主旨，是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角度，对整个人类社会进行全面剖析，以便从中总结出人类进步有现实及深远影响的内在规律。因此，了解韦伯的思想，不仅对研究韦伯的专家学者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所有关心我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人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着重论述了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社会追求，如果不是社会中每个个体的追求的简单迭加，而是该社会文化产生的精神追求的体现，那么这种追求必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这种追求同时又与历史的进程并行不悖，那么它必然会取得应有的历史地位。

与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韦伯深切感到了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和支持作用。然而他的独到之处，并不在于他多么准确无误地刻划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而在于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他认为，禁欲主义新教的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个基础的反映。

所谓“新教”（Protestantism，）亦称“清教”

(Puritanism)，是自十六世纪起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各改革教派的统称。这是十五世纪文艺复兴高潮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思想革命。它的主旨实质上与文艺复兴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文艺复兴彻底动摇了封建君权统治的基石，那么宗教改革便是彻底震撼了传统神权统治的基石。狭义地说，宗教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运动。

这篇论著到底具有何种历史与现实价值，完全留待广大读者去分析评论。在这里我们仅想指出，韦伯这部著作触及了一个十分发人深思的命题，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尽管韦伯的分析是针对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现象而言的，但它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呢？换言之，资本主义以及支持、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基本上是自自然形成的，它不但创造了一套比较严格的政治、经济体系，而且创造了一套相当完善的科学技术体系，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发达的生产力。那么，这一切是否是新教文化圈的特有产物呢？设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

在新教文化圈之外的民族要想取得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是否应当创造某种与自身文化传统相适应的精神？怎样创造？设若答案是否定的，亦即所谓资本主义并非为新教文化所特有，只不过首先出现于新教文化地区，那么其他民族是否或迟或早总会形成与资本主义功能相同的社会发展呢？最后，设若答案是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的，即资本主义既具有与新教文化密切相关的某些特别之处，同时也具有超越各种文化或普遍适用于各种文化的基本要素，那么应当如何确定哪些性质是独特的、哪些性质是普遍的呢？又应当如何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并使本民族得到大发展呢？

我们相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至少可以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去分析我们面临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就十分满意了。

本书系根据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58年英译本译出。译校过程中同时参考了韦伯的德文原著以及台湾学者的中文节译本。原著最初于1904~1905年分两部发表

于韦伯主编的刊物《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文献》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中，此后经过修改被韦伯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alologie)。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难免存在错误与失妥之处，敬祈读者予以指正。

彭 强 黄晓京

1985年9月

英译者序言

这里所翻译的马克斯·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初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1904年—1905年，第十卷和第十一卷。1920年，它作为规模宏大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项研究被重新出版，而这个总计划却因为韦伯于同一年的突然逝世而没有完成。这个新版本，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增加了不少新材料，同时要回答各种批评。我们的译本就是从这一新版本译出的。注释相当长，或许要伤害读者的阅读兴趣，但不论是删掉，还是合并到正文之中，似乎都有害而无益。因为通过这些注释可以清楚地表明，问题是怎样在韦伯脑海里产生的，为了艺术的完美性而破坏这一切将会造成遗憾。而且我们要特别提醒读者，要认真阅读这些注释，因为大量重

要的材料都包含在注释之中。把它们和正文分开丝毫不会掩盖它们的用途*。我们的翻译尽可能忠于原文，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更改，只是为了澄清一些含混之处，或为了提醒读者把韦伯的大量著作联系起来，才增加了一些评论。

放在正文之前的〈作者导论〉，是1920年韦伯为了整个宗教社会学研究所写的。我们把这篇文章包含在译本之中，因为它提供了许多观点和问题的一般背景，而韦伯是把自己的这个研究与这些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做非常值得，因为在德国围绕韦伯的论文兴起了大论战，许多不适当的批评来源于不理解这个研究的范围界限。没有对韦伯的全部社会学著作来一番整体的研究，要想完全理解这些是不可能的，而这篇导言有助于避免许许多多的误会。

刚才说过，这篇论文只是一系列研究的一部分，这个系统研究由于韦伯的逝世而没有完成。只有第一卷是由韦伯亲手整理准备出版的。除了这里翻译的论文之外，它还包括一个与此有密切关系的

*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现在这个译本中，我们未能译出并收入这些注释，这个缺憾只好待出版增订本时弥补了——译者。

研究,《新教教派和资本主义精神》,一篇关于他称之为《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专门研究的导论,和关于儒教与道教的长篇论著。他去世之后,没有经过他曾反复考虑进行的修改,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包括关于印度教、佛教和古代犹太教的研究。此外,他已经完成的其他研究,尤其是对伊斯兰教、早期基督教和遵守犹太教法典犹太教的研究,一直就没有以任何形式公诸于世。但是已经足以体现韦伯把握文化问题的非凡的广度和深度。这里我们为英语读者提供的只是一个片断,但这个片断对于韦伯的整个历史哲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核心意义,同时,对于进一步解释现代文化的最重要那些方面也具有巨大的普遍的意义。

T·帕森斯

美国麻省,剑桥,1930年1月

英译本新版序言

作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译者，这项工作给了我极大的满足。随着新版本的发行，这本已经成为现代经典作品的书，作为学术著作，在报刊上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1913年，当英译本首次在英国问世时，除了宗教和经济史方面非常有限的学术圈子之外，人们还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尽管在1904—1905年它早已在德国出版了。而且，至少在英语国家，韦伯作为《新教伦理》一书的作者和作为有关宗教社会学与经济与社会关系方面一系列比较研究的作者，好象根本不存在什么联系。

从那时起，马克斯·韦伯有关比较和分析的社会学著作和许多经济史方面的著作不断地被译成英

文出版*。尽管目前还有许多缺漏，但总可以说韦伯的主要著作已经可以为英语读者所用，如果读者不怕麻烦，现在已经完全可能把韦伯的《新教伦理》与韦伯一系列研究兴趣和思考联系起来了。

然而，尽管他的著作具有完全的可靠性，但是，近三十年来的变迁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发展，已经足以使人们用另一种观点看这篇著名的论著，这种观点完全不同于在这一著作最初影响下产生的正宗观点。

可以说早期解释的基调是由人们对韦伯直接关心的特殊历史问题的兴趣确立的，即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西欧家庭-厂商类型的“资本主义方式”

*除了已经出版的《新教伦理》和《经济通史》之外，还有汉斯·哥斯和C. 怀特·米尔斯翻译和编辑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哈佛大学出版社，1946年；A.M. 亨德森和T. 帕森斯翻译，帕森斯编辑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牛津出版社，1947年，自由出版社，1957年；汉斯·哥斯翻译并编辑的《中国的宗教》，自由出版社，1951年；E. 希尔斯和H. A. 芬奇翻译和编辑的《马克斯·韦伯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由出版社，1949年；汉斯·哥斯和D. 马丁代尔翻译并编辑的《古代犹太教》，自由出版社，1952年；E. 希尔斯和M. 莱因斯坦翻译，莱因斯坦编辑的《马克斯·韦伯论经济和社会法律》，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城市》，自由出版社，1958年；我相信《印度教和佛教》不久也将问世。